

倪謙出使朝鮮與《庚午皇華集》考述

詹杭倫* 杜慧月**

摘 要

明朝與朝鮮李朝使臣交往中的詩文唱和作品，由朝鮮刊印成《皇華集》。明正統十四年（1449），倪謙與司馬恂作為正、副使出使朝鮮，擔任遠接使和館伴是鄭麟趾。雙方唱和的詩文，編成《庚午皇華集》，是為《皇華集》的第一部。本文考述了明、鮮當時的政局背景，倪謙一行的行程，《庚午皇華集》的結集刊印時間和主要的內容，并分析了本次出使的意義。可供研究中韓文化交流史參考。

關鍵詞：倪謙、中韓使節、唱和詩文、《庚午皇華集》

*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明朝與朝鮮李朝的關係是研究明朝涉外交往的一個重點，歷來受到學界的重視。在「朝鮮事大與明朝字小」的外交模式下，明朝與朝鮮李朝互遣使臣，兩國關係在曲折中前進。在這個過程中，使臣起著重要的作用。使臣在溝通明、鮮關係時所留下的文字資料，自然是研究明朝與李朝關係的重要史料。而朝鮮在保存這一重要史料方面，顯示了積極的態度。如《皇華集》由朝鮮李朝政府輯錄刊印而得以較為廣泛地流傳，成為明朝與朝鮮李朝詩文交流的一個重要見證。中、韓兩國學術界在研究明朝與朝鮮李朝的關係時，雖然常常提到《皇華集》，但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以倪謙於正統十四年（1449）出使朝鮮作為切入點，探討《庚午皇華集》的成書及其內涵，試圖對倪謙出使朝鮮及《庚午皇華集》作出較為客觀的評價。

壹、倪謙的生平及著述

倪謙，《明史》無傳。綜合明朝的各種文獻，可以列出倪謙的大致生平。

倪謙（1415-1479），字克讓，別號靜存。其先祖乃浙江錢塘人。明洪武初，遷至當時的京師應天上元（今南京市）。他自幼聰明穎敏，早在應天府作庠生時，就受到當時的提學憲臣監察御史彭勛的嘉賞，將其作為勉勵諸生的典範。其時，「就試京師者，爭求識其面」。¹其文名也由此大著。正統己未（1439），進士及第，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己巳（1449），升任翰林侍講，出使朝鮮。景泰壬申（1452），遷左中允兼侍講侍經筵，以易儲事，進侍講學士。丙子（1456），預修《寰宇通志》，遷左春坊大學士。天順改元（1457），改通政司左參議，仍兼侍講。遣祭遼、荆、楚三府，還，進學士。己卯（1459），主考順天鄉試，因權貴之子未中，被誣，下詔獄，謫戍開平。戊寅（1458），憲宗出閣（按：皇太子出閣接受講學，乃正規教育之始），充講讀官。成化初，復學士職，預修《英廟實錄》，擢南京禮部侍郎。御史陳選劾之，致仕。己丑（1469），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復侍郎職。丙申（1476），陞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僖。

其平生著述傳世者有《倪文僖公集》三十二卷、《遼海編》四卷、《朝鮮紀事》一卷。其中《倪文僖公集》三十二卷，著錄于《四庫全書》，故較為常見。《朝鮮紀事》有單行本，被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等叢書。《遼海編》，北京，國家圖書館有倪岳成化五年（1465）刻本，韓國於1999年也發現了《遼海編》。此外，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有《倪文僖公全集》六十九卷，包括《上穀稿》四卷、《南宮稿》六卷、《歸田稿》十卷、《玉堂稿》四十九卷。

¹ 陳鏞，〈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僖倪公謙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傳記類》第 101 冊《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山東：齊魯書社，1997 年），卷 36，。

倪謙在當朝文名頗高。明朝廖道南《殿閣詞林記》記載：「景泰中，學士倪謙輩，應制賦詩，中官嘗立候以進。」²（卷十三）劉珣《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僖倪公謙墓誌銘》云：「四方有求者，揮筆立就，人莫能撓其鋒。一時天下文名，先生爲重。」³陳田《明詩紀事》對倪謙的詩歌也作出了較高的評價：「余觀其七古，勁健拔俗，不愧當家，固不失爲一時騷雅之選也。」清代紀昀等編的《四庫全書總目》對倪謙的創作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三楊台閣之體，至宏正之間而極弊，冗闕膚廓，幾於萬喙一音。謙當有明盛時，去前輩典型未遠，故其文步驟謹嚴，樸而不俚，簡而不陋，體近三楊而無其末流之失，雖不及李東陽之籠罩一時，然有質有文，亦彬彬然自成一家。固未可以聲價之重輕爲文章之優劣也。」⁴

倪謙以少年才俊躋身翰林，又以清華之選出使朝鮮，憑著他的詞彩專對而贏得了朝鮮國人的欽服，成功地完成了出使任務，爲明朝贏得了聲譽，也爲其後出使朝鮮的使臣樹立了榜樣。

貳、倪謙出使朝鮮的政局背景

明朝初年，與朝鮮就已經有頻繁的使節來往。但彼時明朝多以宦官爲使遣往朝鮮，雖偶爾有文臣出使，但多爲副使。早先出使朝鮮的宦官有些是朝鮮籍的人，有些是明朝人，性格多橫暴貪婪。使臣是兩國交往的紐帶和橋梁，由人品卑劣的人來擔任使臣，在很大程度上損害著兩國之間的關係。以至於永樂末年，朝鮮世宗公開憤言：「中國不遣朝臣，專任宦侍，何哉？」⁵使臣身份的選擇，也意味著對出使國的態度。在外交事務中，如果對出使國足夠重視，往往要精心選擇使臣。而宦官往往爛于宮廷鬥爭而少有真才實學，明朝卻屢屢讓這樣的人擔任使臣，這不能不激起朝鮮的怨恨。

如果說明朝前期常常以宦官擔任使臣出使朝鮮，是因其國力的強大，從而對朝鮮持以居高臨下的心態的話。到了正統年間，明朝國力逐漸步入衰境，其精心開拓的遼東，亦是軍備廢弛，屯田破壞，士卒大量逃匿，邊伍空虛。而北部的蒙古勢力卻日趨強盛，這無疑給蒙古以可乘之機，從而就有了令明朝汗顏的「土木之變」。

² 廖道南著，〈殿閣詞林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

³ 朱大韶輯，〈皇明名臣墓銘〉，《明代傳記叢刊》影印舊抄本（臺灣：明文書局，1991年版）。

⁴ 〈倪文僖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170。

⁵ 《李朝世宗實錄》（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編，1956年），卷10。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六月，蒙古瓦剌部淮王也先攻打大同，并分兵侵擾遼東、宣府、甘肅。太監王振勸英宗親征也先。七月，明英宗率軍五十萬出兵征伐。八月中旬，明朝大軍進駐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與也先部蒙軍交戰。結果明軍大敗，死傷無數，而英宗被俘，王振亦被亂軍所殺。史稱「土木之變」。同月十八日，明皇太后命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鈺監國。九月，朱祁鈺即位，是為景帝，尊英宗為太上皇。十月，蒙古也先挾英宗進逼京師，兵部尚書于謙督范廣、石亨等率軍出戰，最終擊退蒙古瓦剌軍。其後，蒙古也先攻打大同、宣府的企圖也慘遭失敗。於是，也先與明朝約和，明之政局得以穩定。

在明朝初年，朝鮮李朝太祖李成桂採取「事大」政策，與明朝建立了宗藩關係。明朝作為宗主國，無疑掌握了政治的主導權，其政局的浮沉與動蕩，必定會對朝鮮產生相當的影響與衝擊。而朝鮮作為小國，在「事大」的政策之下，面對明朝的政治變化，不得不加以因應調整，藉此取得較大的利益。在「土木之變」前後，明朝曾要求李朝出兵，李朝消極應付。至明英宗率軍征伐蒙古也先時，又要求李朝出兵助討：「今念王世以忠義相承，洞明順逆之理，王宜調集精兵十數萬，令大頭目統領，與遼東諸將大兵約會夾擊，務在撲滅此賊。若此賊滅亡，庶幾上順天道，下合人心，非為遼東之利，亦為國王之利。」⁶李朝以「事關兵機，秘不發。」最終以「國內有南倭北野之患，且兵少力薄弱」為由⁷，而請求免予調發，以靜觀事變。儘管最終明朝與蒙古也先講和，明朝政局趨於穩定，但英宗被俘這一事實，令朝鮮大為震驚：「中國之變，千年所無。」⁸這無疑會大大降低明朝在李朝國王和大臣心中之威信。

儘管如此，朝鮮對明朝還是持小心謹慎的態度，儘量不惹怒明朝，以維護交好的關係。如明朝要求朝鮮貢馬時，朝鮮世宗言：「……今中國之變出於不意，視其疲敝，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若不遵敕旨，進馬未充其數，則必因為我國見中國之弱、胡虜之盛，將有二心也。」⁹所以，朝鮮以彈性利己政策來處理這件事情，給明朝貢馬，卻大大減少了馬匹的數量。再如朝鮮世宗在景帝即位後，得知也先有以兵三千送還英宗之意，就為表箋採用景泰紀年還是正統紀年與大臣進行了一番討論，生怕得罪了明朝皇帝，最終經過鄭麟趾分析，仍採用景泰紀年。

由於明朝國力的衰弱，穩定與朝鮮的關係顯得較為重要，因此，明朝對朝鮮的姿態也略為降低。而景帝即位，正是恢復明朝威望與改善明、鮮關係的重要時機，所以，使臣的選擇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派往朝鮮的使臣，必須善於掌握時勢的變化，維繫明、鮮的友好關係，并保持明朝的大國尊嚴，引導未來明、鮮關係的發展方向。於是，景帝在使臣人選上，作出了重大的抉擇。

⁶ 《李朝世宗實錄》，卷 125。

⁷ 同上。

⁸ 同上。

⁹ 《李朝世宗實錄》，卷 126。

景帝所處的時期，是明朝較為尷尬的時期。他必須慎重選擇使臣，為明朝贏得面子；同時，也要提升他在朝鮮人心中的威望，從而也進以提升他在國人心中的威望。於是，倪謙一行出使的任務除了宣示明景帝即位詔書外，還承擔著向李朝國王解釋「土木之變」，改善明朝與李朝之關係，重振與維護明王朝之威信與宗主國之地位的責任。而「以文會友」也就是其採用的重要方式。於是，明朝以正六品的翰林院侍講倪謙為正使出使李朝。在此之前，明朝派往出使李朝的使節，其官階多是六、七品的行人、給事中，或是九品的翰林侍書、從九品的翰林待詔等。翰林院一稱玉堂，又稱詞林，入翰林院為官者稱為得清華之選，官品雖低，卻有身份清貴之意。明朝翰林官若得以入值文淵閣，則更可貴極人臣。

景帝遴選入朝使臣的記載不多。只是在《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四年十一月條載有：「遣翰林院侍講倪謙、刑科給事中司馬恂頌即位詔於朝鮮國，并賜其國王及妃錦綺彩幣等物。」¹⁰但從倪謙《遼海編》中所輯錄的當時朝官為其寫的送別詩，亦可見出景帝在選擇使臣時是提出了較高要求的。如翰林待詔陳贄有詩云：「綸音宣處人人喜，彩筆揮時字字香。料得歸裝無別物，驪珠萬顆出吟囊。」翰林侍講劉儼有詩云：「風彩會增中國重，文章當得遠人傳。」翰林侍講劉定之有詩云：「伊誰堪承命，擇雋玉堂裏。」翰林編修賴世隆有詩云：「囊中薏苡車中載，文有珠璣海外傳。」翰林編修陳鑿詩云：「煌煌使節需良材，咨詢乃命詞林客。……茲捧綸音度青海，襟宇飄飄倍風彩。夷王遠迓天臣來，一見須令改容待。」內閣中書王謙詩云：「惟君藻思能專對，東壁文星愈有光。」翰林待詔鄒循詩云：「朝鮮自古遵文教，好採風謠入聖裁。」刑部主事任孜：「長才專對恩威著，東帛相將禮意崇。」習經《送翰林倪侍講謙使朝鮮詩序》中也記載景帝選使臣往朝鮮的詔諭：「選詞臣邃于文學、偉乎儀觀者，將命以往。」這些材料證明當時明朝君臣都對倪謙這個翰林文臣出使朝鮮有極高的期待。

參、倪謙一行的行程

明景帝於正統十四年十一月選定倪謙與司馬恂作為正、副使出使朝鮮。而倪謙一行於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從京城出發，其《遼海編》中所記錄的《出都城與司馬黃門聯句》所注日期乃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他們出城之際，倪謙曾作《奉使朝鮮留別館閣諸先生》，其同僚也紛紛作詩，如翰林院劉鉉、吳節、謝璉、劉儼、呂原、劉定之、陳鑿（按：陳鑿後來于天順元年出使朝鮮，有《丁丑皇華集》）、岳正等，其他還有訓導、內閣中書、刑部主事等官員，一共有詩二十五首。習經為作《送翰林倪侍講謙使朝鮮詩序》。

根據倪謙《遼海編》中所載沿途的紀行詩，可知他們一行從京城出發，大致經過了通州、潞河驛、三河、薊州、陽樊驛、玉田、永濟驛、豐潤、蘆峰口驛、

¹⁰ 《明英宗實錄》，卷 186。

榆關驛、海陽城、山海關、前屯衛、東關驛、曹莊驛、凌河驛、牛莊驛、海州衛等地，到達遼陽。

其後，從遼陽到朝鮮王城這段路程，倪謙有《朝鮮紀事》記載行程，并有詩作記載行程及沿途的風景。他們于景泰元年正月從遼東起程，都司差遣東寧衛指揮一員，百戶四員，率領軍馬二百護送至義州。鎮守都御史李純、巡按御史劉孜、左府都督守遼東都司事王祥爲其設宴餞別。其時，儒士李灝、都司學教授張升作有兩首贈別詩。自遼東到鴨綠江，途徑浪子山、盤道嶺，新寨、高嶺、連山、東關、分水鎮、龍鳳山、八度斜列嶺、鳳凰山、開州站、湯站等地，過鴨綠江，到達義順館。由遠接使尹炯¹¹前來接應。

從義順館到朝鮮王京的這段路程，途徑所串館、良策館、車輦館、林畔館、雲興館、新安館、嘉平館、安興館、肅寧館、安定館、平壤府、大同館、生陽館、黃海道、鳳山郡、劍水館、龍泉館、安成館、寶山館、金岩館、興義館、金郊館、開城府、東坡館、碧蹄館、慕華館、太平館。他們所經各處俱有備馬迎送，有朝鮮國王派遣的官員迎接，設宴招待，并且在一些地方舉行大型的迎詔儀式。如在平壤府、黃州、開城府等地備列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等表示歡迎。

朝鮮對明朝使臣的接待做了充分的準備和安排，但因朝鮮在「土木之變」時婉拒派兵支援及減少貢馬之數，明使臣對朝鮮有一定的懷疑和警戒之心。因此對朝鮮所貢女樂提出不合明朝採用男樂的禮制加以拒絕。并且，對朝鮮方面在此時提出的因國王世宗和世子俱患病，不能親自出迎拜詔，擬由王子率百官代行迎詔的要求，十分敏感，稱其有詐，斷然拒絕。後來經過朝鮮方面再三懇求，倪謙視其懇切，似無詐意，才勉強同意。郊迎之後，世子在景福宮勤政殿迎詔，倪謙宣詔，并且對「土木之變」作了解釋：「太上皇帝日禦經筵，臨朝視事，雖堯舜之君不能過此。頃因胡虜犯邊，爲宗社親征。大小臣僚力諫止之，奸臣宦者王振，蒙蔽聖聰，矯制不從。至居庸關外，兵部鄺尙書、翰林曹學士懇請回輦，振亦遮蔽不奏，時我軍欲盡力攻討，振戒勿與戰。賊撓絕我軍，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令車駕誤陷，皆振所爲也。朝廷赤振族，盡逐胡虜。抽四方精兵會於京師，以備不虞。」¹²倪謙的這番話，顯然是爲了挽回明朝皇帝和明朝的威信，來消除朝鮮對宗主國勢力衰敗的疑慮。

之後，倪謙與朝鮮館伴鄭麟趾、申叔舟、成三問等人的詩文唱和，使明朝使臣與朝鮮國臣之間的關係趨於融洽，這使他最終成功地完成了出使任務，明、鮮關係也從此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¹¹ 其後，因為尹炯未能及時傳達朝鮮國王安排的向明使告知國王及世子因病不能親自迎詔事宜，導致明使震怒，故中間更換鄭麟趾為遠接使，代替尹炯。

¹² 《李朝世宗實錄》，卷 127。

肆、《庚午皇華集》

《皇華集》，一般認為是一部明朝使臣與朝鮮文臣互相唱和的詩賦總集。其中的作品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明朝使臣的創作，另一部分就是明朝使臣與朝鮮館伴的唱和之作。現行的《皇華集》相對比較完整的為臺灣珪庭出版社出版的 23 部，包括 24 次出使。其中正德元年（1506）徐穆出使因篇目較少被并入艾璞出使時所結集的《壬子皇華集》中。《四庫存目叢書》中收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的二十四卷《皇華集》，為明朝鮮官府所編的銅活字本，其中列有十二次出使的唱和作品。¹³ 其它散見於各圖書館收藏的，還有某一時期或某幾個時期的《皇華集》單行本。

《皇華集》的名稱，或認為是取《詩經》「皇皇者華」之意¹⁴，或認為是受到宋朝人會刊高麗使臣金覲、樸寅亮詩文為《小華集》的影響¹⁵。似以前者為是。

至於《皇華集》各輯結集的時間，除倪謙《庚午皇華集》尚存疑外，其他各集的時間較為明確。

一、《庚午皇華集》的結集

臺灣珪庭出版社所輯的《皇華集》將倪謙出使所作，列為第一冊，命名為《庚午皇華集》。關於《皇華集》的編纂，有人認為自倪謙始，就已經有《皇華集》刊印。¹⁶ 實際上，《皇華集》這個名稱在《朝鮮李朝實錄》最早出現是在英宗天順元年陳鑑、高閏那次出使時。《朝鮮李朝世祖實錄》記載：「先是，明使陳鑑、高閏來頒正統皇帝復位詔。陳、高等凡所見雜興，一寓於詩，合若干首，并本國人所和，印而贈之，名曰皇華集。其後中朝人因本國人赴燕京，求之者頗多，輒印送之。」這則材料說明陳鑑一行在回國時，朝鮮方面已經將命名為《皇華集》的陳、高的即興詩作和與朝鮮館伴的和作編為一集刊印了。陳鑑、高閏出使那次的《丁丑皇華集》裏面，高閏述及感謝朝鮮王臣送別時已經提到：「承寄群玉贈行，固諸君之美意，而國王之誠心，亦於是見。當珍藏之。但以拙作殫於《皇華集》中，皆草率不曾點檢……。」此則材料可與上則材料相印證。另外，《朝鮮李朝世祖實錄》還有一則材料：「六月甲申，承政院奉旨馳書於京畿、黃海、平安道觀察使曰：『今送明使題詠，須及明使未到，懸於壁上。』明使請陳鑑、高閏、陳嘉猷等《皇華集》，各贈五件。」這則材料記載的是明英宗天順八年金湜、

¹³ 即陳鑒、倪謙、金湜、祁順、唐泉、龔用卿、華察、張承憲、王鶴、歐希稷、許國、韓世能等人出使時的作品。

¹⁴ 參見臺灣珪庭出版社《皇華集》出版說明。

¹⁵ 參見葉泉宏，《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頁125-126。

¹⁶ 參見臺灣珪庭出版社《皇華集》出版說明。

張城出使未到朝鮮前，朝鮮方面所作的準備。這裏，并未提及倪謙、司馬恂出使那次的《庚午皇華集》。關於倪謙、司馬恂出使時，詩文被處理的情況，《李朝世宗實錄》有這樣的記載：「倪謙多才放曠，途中題詠累數十篇，聯為稿，榜于太平館壁。又書所作《登樓賦》以掛於樓。」可見，當時是給予了一定的重視，但朝鮮方面尚未有結集刊印的舉措。此外，閱讀《庚午皇華集》，其最末一篇乃《狎鷗亭記》，此篇乃倪謙應朝鮮韓明澮所請而寫，其寫作時間文中有交代：「天順改元之冬，朝鮮吏曹判書韓公明澮承其國命，來陳封事。公舊辟別墅于漢江之浹，構亭其間，而未之名也。以余嘗駐節經遊，知其勝概，憑來問名於余。因屬言以記。」其後署名乃「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前左春坊大學士，通政使司左參議，經筵講官，志史館總裁，錢唐倪謙記」。倪謙出任通政使司左參議兼侍講在天順元年。《庚午皇華集》既列此篇于集中，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原先集中并無此文，因其後來在朝鮮流傳，所以在天順年間被補入；另一種可能則是《庚午皇華集》直到此時才結集。如果是後一種可能性大，那麼他此時的官職對確定《庚午皇華集》的結集時間將很有幫助。另外，陳嘉猷天順三年《己卯皇華集》中已有《題狎鷗亭》一詩。其用意與倪謙《狎鷗亭記》相同。明朝在朝鮮與朝鮮館伴進行詩文唱和活動，往往有接續其前明朝使臣的傾向，故極有可能《庚午皇華集》在陳嘉猷前已刊行。由於此前并無倪謙那次《皇華集》的記載，《狎鷗亭記》又作于天順元年。所以《庚午皇華集》當是天順初結集刊刻的，時間應該在陳嘉猷出使之前。

二、《庚午皇華集》的篇目

臺灣珪庭出版社《庚午皇華集》的篇目安排，以賦為首，收有倪謙《雪霽登樓賦》及申叔舟的次韻之作。其餘除倪謙的詩文外，還有倪謙、司馬恂與朝鮮館伴的唱和之作。這個本子與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的明朝鮮官府編銅活字本在篇目上沒有出入。但正因為倪謙出使朝鮮之際，作有《朝鮮紀事》，後來又有《遼海編》行於世，兩相對照，不難看出《庚午皇華集》的篇目存在一些問題。

《庚午皇華集》與《遼海編》的編纂者不同，故其中有些篇目的名稱存在一定的差別，當是情理中事。就篇目的數量來說，從遼陽到朝鮮王京以及在朝鮮各處所作的詩作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其次，《庚午皇華集》中倪謙與朝鮮館伴的唱和之作，與《遼海編》中所載，除篇目名稱存在一定差別外，還有不少篇目僅存於《遼海編》，而不見於《庚午皇華集》。《庚午皇華集》中的唱和之作往往敘述其賡和緣由，而集中有時并未列出應有的和作，則可看出《庚午皇華集》篇目

的遺漏。因此處問題較多，需另文討論，以免枝蔓¹⁷。以下對《庚午皇華集》內容的分析暫以通行的珪庭出版社本為準。

三、《庚午皇華集》的內容

《庚午皇華集》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述行寫景，一是表達明朝與李朝的友好關係。

（一）述行寫景之作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1、敘述到達朝鮮行程的艱辛，但其中不乏豪邁之情。

這在倪謙的紀行之作中，多有體現。如倪謙《陟高嶺》：

揚鞭陟崇岡，道峽何險巖。緣崖若魚貫，屈曲勞攀躋。上合千尺松，
下臨萬仞溪。藤梢射我眼，荊棘鈎人衣。嚴寒冰雪深，十步九滑蹄。
銜勒不敢縱，戰兢恒自持。況復有蕃翳，橫僕交路歧。千金戒垂堂，
下馬夫奚疑。甲士掖我行，氣喘足力疲。將命向殊域，苦辛安足辭。

高山罅隙，冰雪嚴寒，荊棘攔道，馬不能行，人心惴惴，出使途中的地理環境，惡劣異常，增添了行程的艱辛。但有大任在身，苦何足懼？倪謙《嘉山嶺》一詩在描寫了艱難的旅途困境之後，這樣寫道：「諒非奉朝命，此境胡為來？人生遠遊真壯哉，伏櫪飽秣嗟駑駘。登高能賦我何有，對景短章聊爾裁。」儘管路途艱難，但朝命在身，人生遠遊亦是一大壯事，伴以長歌短吟，亦是樂在其中，這不可謂不是一種豪情。

2、敘述在朝鮮的行程，描寫該國的風景人情。

這也多在倪謙的作品中有所體現。如《雪霽登樓賦》描寫：

有樓巋然，規制翼翼。盡棟翬飛，雕欄矢棘。納夜月於璿題，灑春雲於楮壁。透鮮飆而不礙，疊層霄而獨立。信黃鶴之可招，想翠微之堪挹。暢浩懷之舒瀉，掬洪濤而浣滌。茲當三春初孟，六雪始晴。屏翳開顏，羲和耀精。於是司馬先生拉余躡重階，攀兩楹。倚曲欄，臨危甍。覽冰壺於天地，望窮島於蓬瀛。壯三韓之偉觀，豁萬古之幽情。

¹⁷筆者另有〈《遼海編》與倪謙出使朝鮮考述〉一文，已經發表於《北京化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1期，可以參看。

乃若近接幾席，則蒼髯怒張，老鱗皴剝，儼玉虬之競飛，訝驪珠之鬥攫；遠環戶闥，則粉甃參差，琪琳錯落，瑩萬瓦之積素，皎千門之凝堊。以言乎山也，則北嶽後聳，宮殿增輝。南峰前峙，城郭四圍。峻壁蜿蜒以西驀，連章迤邐而東馳。以言乎水也，則開川縈繞，銀虹下垂。漢江蕩涵，渤澥攸歸。寧長養於魚鱉，久流潤魚町畦。……

登高望遠本是一件樂事，而雪霽登樓，更增添一番情趣，一道風景。雪後初晴，陽光照耀大地，玉砌一般的世界更加奪目。雕欄畫棟，樓閣錯落，山水縈繞，宛似蓬瀛仙境。其他如《漢江春泛》、《望海》等詩作也都屬此類。

（二）表達明、鮮友好關係之作可大致分為下面幾項內容：

1、表達國與國之間的友好關係。這類作品或描寫朝鮮對明朝使臣的熱情歡迎與招待，或描寫朝鮮的國阜物盛，從而述及其受中國文化的濡染。不但表達明朝對朝鮮的厚渥恩情，也表達了朝鮮對明朝的敬仰之情。如倪謙《平壤府》中描寫朝鮮對使臣的接待：

……奉詔抵近郭，出迎動鼓樂。龍亭覆黃傘，儀仗高擎握。沿道陳百戲，顛倒互抵角。彩輿向前導，搖曳爭歡躍。更有大字書，旗播半空卓。上書何所云，大平事耕鑿。鰲山兩相倚，工巧勞結縛。伶人競歌舞，歡呼振寥廓。士女億萬計，走視笑且愕。借問此誰為，觀察使韓確。下馬入館門，冠帶集僚幕。再拜仍稽顙，禮儀忻卒度。……

這裏描寫了朝鮮君臣國民對明朝使臣的歡迎場面，龍亭儀仗，百戲雜陳，彩旗招展，鰲山彩棚，士女夾道，官僚行禮相迎。見出朝鮮對明朝的尊重，也見出了朝鮮君臣國民的盛情。另如倪謙《謁文廟》詩：

曉向成均謁廟堂，杏壇弘敞碧山陽。八條教典懷箕子，萬世儒宗仰素王。濟濟衣冠忻在坐，青青衮佩喜成行。文風豈特覃東海，聖化於今遍八荒。

寫孔聖、箕子的德業，實際是寫皇華對朝鮮的濡染，宣揚皇華的威嚴，頌揚兩國悠遠流長的文化交往歷史。

這在朝鮮館伴的詩中也有體現。如鄭麟趾《複奉坐上口號二篇謹賡以呈伏希教誨》：

客館翻疑是玉堂，高談不覺到斜陽。新皇霈澤沾群物，外國輸誠奉一王。帷幄近臣辭鳳闕，絲綸學士別鴻行。東漸聲教超前古，共睹文星照僻荒。

不知不覺談論到日暮，可見賓主關係的融洽。「新皇霈澤沾群物，外國輸誠奉一王。」說出了明朝與李朝的宗藩關係。後面四句寫倪謙，把倪謙喻為文星，照耀邊荒之地。

2、表達人與人之間的友好關係。這類作品主要表達明朝使臣與朝鮮文臣的友誼。述及雙方歡會宴樂的盛情，互相欽慕之情，接受饋贈的感激之情，分別時依依話別的離情。

倪謙的一首五言詩這樣寫道：

初元後正月，海國停征驂。喜逢冬曹彥，疊疊向我談。殷勤究經史，辨析將冥探。愧非行秘書，何以示指南。胸中富珠玉，筆底生煙嵐。每味雋永句，齒頰回餘甘。複此重追陪，日接常過三。情深意逾厚，千尺桃花潭。人生兩儀間，并立常與參。篤近在舉遠，一視皇恩覃。

這裏倪謙表達了對鄭麟趾勤究經史、辭旨雋永的贊賞，也述及兩人朝夕相處而建立的深厚友誼。倪謙的多首詩都蘊含著這樣的感情。

申叔舟〈次韻雪霽登樓賦〉中表達了對倪謙這個上國使臣的景仰之情：

翰林先生學究天人，胸吞四荒。冰霜雅操，圭璋令望。卻紛華而味道，斥偏霸而談王。……日陪侍而遊衍兮，瞻盛儀之趨翼。發言而成章兮，剖美玉於垂棘。登高樓以作賦兮，分餘光於東壁。方騁奇而湊怪兮，盲風颯其海立。及隱約以鈎微兮，羌沖淡之可挹。飄餘思於天外，搜幽腸而蕩滌。……維變化之叵測兮，實騷家之棟楹。方其嘯詠徙倚，俯臨朱甍。與太化以逶迤，發遐想於蓬瀛。……揮瓊管以紀勝兮，討玄機於落剝。媚巧態之嬋娟，憑怒虯之呀攫。畜氣象於沆瀣兮，收大用於瀟落。心與手其相應兮，運郢斤而盡埽。扈江離以紉蘭兮，集芳芬以流輝。覃餘懷之冥搜兮，俄再撫於九圍。學海汪洋而莫之涯兮，獵古今而交馳。托雅意於華作，名萬古兮昭垂。般景仰乎高山兮，微先生吾誰與歸？……

在文中，申叔舟稱贊倪謙學問淵博，胸襟寬闊，高雅的情操，巧妙的構思，剛柔兼濟的詞鋒，運用莊子、屈原等典故，表達了對倪謙的景仰之情。

鄭麟趾〈次韻〉：

謁聖還從入講堂，周旋笑語似春陽。風雲氣概凌霄漢，黼黻文章佐帝王。老杜詩情已得妙，蘭亭筆法更分行。陪游此日真天幸，慚愧吾材拙且荒。

寫出了倪謙平易溫婉、倜儻的形象，而用詩聖、書聖來評論倪謙的詩和書法，流露出對倪謙的欽佩。可作朝鮮館伴的詩文裏表達對倪謙贊美之情的代表。

倪謙因接受安平君饋贈的字書，而作詩曰：

梅軒運腕掃霜毫，妙奪鍾王筆法高。起風騰蛟翻翠墨，落花飛絮點春濤。應誇鄭老兼三絕，肯效平原擅四豪。海外歸裝盡珠玉，卻嗤博望得葡萄。

高度贊揚了安平君的筆法，認為其可媲美鍾繇、王羲之這樣的書法大家，把鄭麟趾、安平君等人的饋贈稱為珠玉，把自己的出使收獲跟西漢的張騫得到中原罕見的葡萄相對比，可見其珍貴，也見出明朝使臣與朝鮮文臣的深情厚意。

倪謙《賦得近體一章留別謹甫知院賢契》：

海上相逢即故知，燕閑談笑每移時。同盟擬結金蘭契，共吟偏憐玉樹姿。敢謂揚雄多識字，雅聞子羽善修辭。不堪別袂臨江渚，勒馬東風怨別離。

這首留別詩是倪謙在歸國時贈給成三問的。詩中談到與成三問的金蘭之誼，並表達了一種濃鬱的惜別之情。集中其他的留別詩也都流露著相知者離別時的愁緒。

當然，這諸多的感情往往會交織在一起，在一首詩或一篇文裏表達出來。如倪謙的《登漢江樓即席偶成》在寫朝鮮風景的同時，也寫出了與朝鮮館伴歡會宴樂的情形。

《庚午皇華集》還有一大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裏面有很多的次韻唱和之作。次韻是依次用原韻、原字按原次序相和。這種形式往往對次韻者的詩文水準有較高的要求，它也是文人墨客喜歡用的一種逞強好勝、露才揚己的形式。漢詩、漢文本為中國人所擅長，雖然中國文化東漸，朝鮮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但畢竟有些勉為其難。所以，集中的和作有些水準不太高，但也有縱橫捭闔灑脫之作，如上文提到的申叔舟的《次韻雪霽登樓賦》。徐居正便為他作了公正的評價：「如

侍講《雪霽登樓賦》雖佳，而申文忠公叔舟次韻賦辭，文從字順，翩翩有楚聲，亦可以伯仲侍講矣。」（《筆苑雜記》¹⁸）

伍、倪謙出使朝鮮的意義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倪謙的出使是成功的，他這次出使的成果也是豐碩的。

首先，他的出使確實讓朝鮮對明朝的尊敬有增無減。倪謙一行在明朝面子幾近掃地的時候，出使朝鮮。明廷力圖挽回在自己在這一事件中所造成的朝鮮對其實力的疑慮。而派倪謙一行擔任使臣，可謂對朝鮮頗為重視。「自洪武以來，知尊中國，謹守臣禮者以朝鮮為首稱。是以皇上嗣位之初，宣遣播告其國，特于翰林遴選明敏秀傑之才一人為正使以往北。」（吳節《朝鮮唱和翰墨稿跋》）朝鮮方面也認識到明朝對其態度有所緩和。申叔舟《送侍講倪先生使還詩序》：

「……太祖高皇帝之禦宇也，我康獻王受命作藩，世篤忠款，列聖相承，眷注有加。凡奉綸音至下國者必命碩儒名公，然未有自經幄顧問之地而出如今日，蓋見皇上寵待敝邦之意也。而公又能體綏遠之仁忠信篤，不以僻陋而疏傲，咨詢咨度務宣上德，苟非誦詩知禮有德有言之君子，安能如是哉？……」

成三問的《後序》云：

「……內翰倪先生之使還也，國人咸謂聖天子仁覆內外，明照萬里。嘉我國世謹俸度，踐祚之初，輟先生于經幄，播恩綸於遠服，使海隅蒼生咸被同仁之澤，即天地生成之心也。而先生之雄材偉識，大為遠人之嘆服，其可無一言以寓我東方感皇恩慕先生拳拳不能自己之意邪？……」

從申叔舟和成三問這兩則材料可以看出朝鮮方面由於明廷對本國的重視，頗有感激之意，而對倪謙這位天使的德業文章也確實欽佩。朝鮮方面在當時將倪謙的詩文掛於壁上，正說明對明朝的重視與尊敬。

韓國的詩話裏面也保存了倪謙、司馬恂在朝鮮的一些情況：

「天使到我國者，皆中華名士也。景泰初年，侍講倪謙、給事中司馬恂到國，不喜作詩。謙雖能詩，初於路上，不留意於題詠。至謁聖之

¹⁸ 見趙鍾業編，《韓國詩話叢編》（韓國東西文化院刊，1989年）。

日，謙有詩云：『濟濟青襟分左右，森森翠柏列成行。』是時集賢儒士全盛見詩，哂之曰：『真迂腐教官所作，可袒一肩而制之。』及游漢江，作詩云：『才登傑構縱奇觀，又棹樓船泛碧湍。錦纜徐牽緣翠壁，玉壺頻送隔雕欄。江山千古不改色，賓主一時能盡歡。遙想月明人去後，白鷗飛占鏡光寒。』又作《雪霽登樓賦》，揮毫灑墨，愈出愈奇，儒士見之不覺屈膝，館伴鄭文成不能敵。世宗命申泛翁、成謹甫往與之遊，仍質漢韻。侍講愛二士，約為兄弟，相與酬唱不輟。竣事還，投淚而別。」（成倪《慵齋叢話》¹⁹）

敘述了倪謙是如何贏得了朝鮮館伴的欽佩和友誼的。

總體來說，倪謙一行不辱使命，成功地完成了出使的任務。由於他們的出色表現，朝鮮對明朝自然會有更多的信賴。明、鮮的關係也可能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由於倪謙出使帶來了良好的效果，明朝在以後的使臣人選上開始有所改變。觀其後的使臣出使，不管是朝鮮館伴還是明朝使臣，在提及出使人員的名望德行時，常常都會談到倪謙。而倪謙在出使朝鮮時的創作，也成為其後使臣的示範。

《明憲宗實錄》成化四年條，記載憲宗要派太監鄭同、崔安前往朝鮮冊封朝鮮國王，巡按遼東監察御史侯英向皇帝奏言鄭同等人出使的弊端，而建議選擇象早年陳鑿等翰林官員或六科給事中這樣有學行名望的人出使，以不失中國大體而又能服遠人之心。這裏雖未提及倪謙，但其後的陳鑿等人卻是以他為榜樣的。如陳鑿等人出使朝鮮時，作〈謁箕子辭〉、〈孝女金四月辭〉、〈義順卻妓詩〉、〈登漢江樓〉、〈登太平館有作〉等，跟倪謙出使時大致是一樣的。天順三年（1459）陳嘉猷等人出使那次，洪允成作〈皇華集序〉，提到：「若侍講倪先生、給事中司馬先生、郎中陳先生陳內翰、高太常及今先生接武而來，其儀觀之偉、文章之懿，蔚然前後相望，悉為東人所重。」而《己卯皇華集》中陳嘉猷〈登漢江樓〉、〈登太平館作〉都有前面倪謙等人的示範作用。《庚辰皇華集》中張寧在漢江樓作詩，提到倪謙的〈游漢江記〉。天順八年（1464）金湜、張城出使的《甲申皇華集》，李承召作序也提及其前之倪謙出使。而金湜等人的作品跟倪謙的作品在篇題上有很大的相似處。

倪謙於正統十四年(1449)出使朝鮮，是明朝與朝鮮李朝關係的一個新的轉折點。其後，朝鮮方面確立的《皇華集》傳統跟他有很直接的關係。兩國關係憑著溫文爾雅的詩文交流活動，更加密切。倪謙身為「詞苑之英，侍近啓沃之臣」，成功地與朝鮮李朝進行了溝通，通過文化交流進一步確立了明朝的文化大國地位，贏得了朝鮮的尊重。他在出使過程中，寫了《朝鮮紀事》，為考察當時的歷史地理狀況，以及在朝鮮的一些情況，為後來研究中朝關係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資

¹⁹ 見趙鍾業編，《韓國詩話叢編》（韓國東西文化院刊，1989年）。

料。而他的《遼海編》則更全面保存了他出使朝鮮以及與朝鮮的友好關係的資料。《庚午皇華集》和《遼海編》作為由朝鮮方面保存下來的明朝與朝鮮李朝通過詩文進行文化交流活動的重要見證，對新編《全明詩》、《全明文》來說，也是重要的資料來源。

參考文獻

- 《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校刊，1962 年。
- 末松保和編，《李朝實錄·世宗實錄》，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編，1956 年。
-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 倪岳輯，《遼海編》，明成化五年（1465）刻本。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 葉泉宏著，《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1368-1488），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 趙鍾業編，《韓國詩話叢編》，韓國東西文化院刊，1989 年版。
- 劉菁華等選編，《明實錄朝鮮資料輯錄》，成都：巴蜀書社，2005 年。
- 鄭麟趾等編著，《庚午皇華集》，臺灣：珪庭出版社，1978 年。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xx-xx , No.14, June. 2007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A Textual Research and Narration on Ni-Qian's Diplomatic mission to Korea and Geng-Wu-Huang-Hua-Ji

*Hang-Lun Zhan** *Hui-Yue Du***

Abstract

The responsory works written in the diplomatic intercourse of envoys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and Korea's Lee Dynasty are countermarked and named as Huang-Hua-Ji by Korea's Lee Dynasty. In the 14th year of Zheng-Tong (1449), Ni-Qian and Sima-Xun respectively as primary envoy and accessory one are sent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to Korea's Lee Dynasty , whe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ception is shouldered by Zheng-Linzhi. The responsory works of both sides is copy-edited as Geng-Wu-Huang-Hua-Ji, which is the first one of Huang-Hua-Ji series. This paper will review and narrat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Korea's Lee Dynasty that times, the journey of Ni-Qian and his accompanies, the collected and printed time of Geng-Wu-Huang-Hua-Ji and its main content. Moreov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diplomatic mission will be analysed in the paper. And all these can offer a reference to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Key words: Ni-Qian, Envoy of China and Korea's Lee Dynasty, the responsory works Geng-Wu-Huang-Hua-Ji

* Professor, College of Guoxue,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Candidate for PhD, College of Chimese Literatures,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